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十四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棨

謄録監生臣官懋弼

春秋辯義卷十四　明　卓爾康　撰

文公二

庚子○襄王三十一年

六年○晉襄七年卒齊昭十二衛成十四蔡莊二十五

鄭穆七曹共三十二陳共十一杞桓十六宋成十六

秦穆三十九楚穆五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于陳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汪氏曰季友如陳者再今行父之往蓋因其父之舊好假公室之聘而圖婚耳春秋特書公子友葬原仲而行父之娶于陳公孫兹娶于牟嬰齊娶于莒皆止書如所以貶季友之私行而不予行父兹嬰齊因聘以濟其私欲也自逆猶可赦如莒涖盟而代弟逆婼

聘宋而爲意如逆則又甚矣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黄正憲氏曰按晉伯之衰起于楚强而楚之得以抗晉稱雄者實起于襄公絶秦以自弱也至于外患侵陵襄公何曾出一師以攘之箕之敗如驅寇門庭僅僅免于擄掠之辱耳是壞文公之伯業者襄公也李琪氏乃謂襄公戰殽以却秦敗箕以剪狄伐許以離

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可謂有伯者之略不亦謬哉

雝公作讙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熊過氏曰盟主甍卿共喪事非禮也鄭游吉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文襄之伯也君甍大夫弔卿共喪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此禮樂之自諸侯也今按春秋之

初禮猶近古故僖公以前諸侯之喪大夫送葬亦非先王之定制也及考晉文卒塟皆使微者往故名姓不登于經則大夫吊卿共葬事之令亦豈晉文之所昉乎自是叔孫婼葬平公意如葬昭公鄟至少姜以妾媵而諸國卿會葬矣三月速葬大不懷也趙盾欲禦秦之送雍者耳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傳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

九月賈季使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

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

熊過氏曰處父稱國殺據公羊則君漏言而射姑殺之也夫漏言小過坐以殺大夫則不惟失實而情輕罰重亦無以蔽罪矣且國未有主君而襄公又沒且葬乃以漏言罪之所謂誅于既死不亦太嚴乎據左

氏則射姑怨陽子易其班使續鞫居殺之兩下相殺無與于君然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殺毛召者本王子捷與鞫居之殺處父實同而春秋誅意于子札不書天王也今書國以殺而鞫居射姑乃沒其主名可乎哉或曰射姑奔狄處父見殺之繇也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殺山者豈魚石乎趙木訥知疑處父見殺之故而不知宋山魚石華元之例歸罪于趙爲可恨耳夫殺處父者非射姑而

傳以為射姑非晉君而經以為晉君然則果誰殺之耶趙子常曰國無君大夫方專廢立則爭爭則相殺廢立之罪不見于春秋是故以國殺見君卒國亂澤不足善其身後不書殺者名氏不嫌君討譏不在相殺近之矣與莒殺其公子意恢同

欒正子記靈公幼䖏父謀于趙盾欲易之弗克誅焉故稱國殺君與臣殺之詞也

黄正憲氏曰賈季本以中軍將易班在宣子之下居

常必偃蹇忿怨兩不相能始又主謀立公子樂見處父既殺故不自安而出奔狄宣子遣臾駢送帑釋其憤且利其去也此狐射姑出奔意或然也

射穀作夜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則天子聽朔于明堂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聽政于路寢門終月故于文王在門為閏而文公乃以為附月之餘而不告故左氏言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不

告閏朔棄時政也高抑崇曰知朝廟之不可已則告月之禮曷為其可已也

猶有二義當推其本如事之善者大既不能行而僅行其細則猶者幸詞也本不足觀徒事其末則猶者已詞也春秋蓋有同辭而異實者矣猶三望猶繹可以已而不已也猶朝于廟幸其不已矣幸其不已者愛禮存羊之意也

辛丑〇襄王三十二年

七年〇晉靈公夷皐元年齊昭十三衛成十五蔡莊二

十六鄭穆八曹共三十三陳共十二杞桓十七宋成

十七卒秦康公罃元年楚穆六

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

左傳閒晉難也寘文公子焉非禮也

杜氏曰須句魯之封内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

復滅之書取易也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為守須

句大夫絶太皡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

遂城郚

郚今泗水古卞縣地城郚控須句以備邾難也

黄正憲氏曰按左傳曰閒晉難也又曰寘文公子焉據杜氏則須句魯封内屬國成風之母家也據趙氏則須句乃邾之屬邑縣前而觀則絶太皡之明祀以與鄰國之叛臣縣後而觀則取祖宗之封邑以容背父之逆子無一可者也文子當國何狼狽至此哉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王穀作壬

宋人殺其大夫

宋成公卒國亂其弟禦殺其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昭公襄夫人者君祖母也有淫行昭不禮焉公子鮑者昭庶兄也有佞才夫人私之于是夫人欲殺昭而立鮑穆襄之族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宫公孫固為大司馬也與公孫鄭二大夫昭公之所與

存亾者也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擅殺之大夫不名義繫于殺大夫其名不足記也趙子嘗以為死君難不名義不可通矣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令狐今平陽府猗氏縣有令狐城

晉先蔑奔秦

啖氏曰傳云敗秦師非也按經書戰明二師相抗敵矣傳云潛師夜起與經乖矣又上言背先蔑立靈公

蔑在秦也次言先蔑將下軍則是在晉也何其自相
背耶經言先蔑奔秦不言出明在外矣言背可也言
將下軍非也蓋先蔑時為下軍將而身在秦故致誤
也王子辨之曰啖子之辨是矣但先蔑若在秦未歸
安得書奔秦則先蔑是逆雍之後還至令狐乃復奔
秦也惟先蔑將下軍一句明是傳誤卓子又辨之曰
王子之辨是矣先蔑將下軍亦非誤先蔑原為下軍
將出則將命歸則復位常也先蔑雖身迎雍然國家

大事豈有顧忌受秦為賔不受為寇宣子有言矣蔑安得不將以先蔑將下軍為誤者亦非也趙孟立長實是為國忠心若果非忠自貪立幼王氏以盾立雍為私者刻矣靈實出嬴按春秋秦徐梁黄葛五國皆嬴姓敬嬴未知為誰女姪娣媵從不擇小國熊氏以晉不與四小國為婚必出秦國拘矣若趙企明趙盾修先君之怨為秦戰者則于傳無考又鑿矣晉秦稱人者秦入中國未曾稱爵也晉非有理直氣鋭之事

稱人亦可也説者以為罪秦伯而人之然左傳明載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則是秦人者徒衛也安得不人程氏以為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夫晉不謝秦是矣他人有君而求立之與我何與而問其正不正乎則又迂矣

蔑公作昧奔上有以師字

狄侵我西鄙

張洽氏曰聞秦晉之爭也許翰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之忌矣趙鵬飛氏曰魯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蓋遠于魯今狄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郝仲輿曰魯以狄難告晉晉趙盾因賈季而讓狄焉仲尼所以猶取于齊桓與管仲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傳晉侯立故也

此公會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而諸侯不序非左氏誰知其為七國之君乎左氏曰公後至不書所會然夫子明書公會安得為公後至穀梁曰諸侯略之也陳氏曰晉始失伯也散辭也失伯當咎晉襄靈公幼小初立何以知其失伯即後日失伯今安得預斷而散之略之許氏謂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自扈之盟始君子惡之然靈公襁褓非當國大臣誰任其責或曰衆辭溴梁諸國之大夫可以衆言此一國之

大夫耳不得言衆或曰晉侯不能降禮乃使大夫盟諸侯夫兒啼之主其聲呱呱胡可責其有禮至趙子甞曰晉襄公卒靈公幼楚人已知北方可圖諸侯以爲晉不足與鄭受盟于楚而齊魯俱貳中國無伯矣故于靈公之盟會略諸侯不序以明晉伯中衰議論雖大情事不符即如趙子所稱不及楚師取宋齊之賂皆後日事春秋當靈公初立即爾加誅恐聖人不若是憯也故數者皆不足以斷是法也惟或曰無君

庶幾近之而熊氏猶以為晉靈自在與𧨏盟不同不知數歲之君惟知飲食猶無君也況君立不定二國正同魯欲迎公子糾不克立故莊九年𧨏之盟大夫略而不序趙盾欲迎公子雍不克立故今扈之盟諸侯略而不序畧諸侯自畧大夫也不然文二年垂隴之盟亦大夫士縠主諸侯何以得序說者又曰垂隴晉襄命令自出不嫌也故仍常法靈公柄臣為政嫌也故特書變文毋乃强為之辭乎

扈今開封原武縣西北有扈亭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徐為魯患舊矣自服桓文伯令以來稍知斂戢今中國無伯復將侵魯故先伐莒以嘗之公孫敖于是往盟于莒修僖公洮向之好協謀以為備也左傳謂穆伯娶于莒豈姻婭相恤未必出于文公之命乎至于為仲遂逆巳氏之說語近于誣亦喜談女德之常態耳

壬寅〇襄王三十三年崩

八年〇晉靈二齊昭十四衛成十六蔡莊二十七鄭穆九曹共三十四陳共十三杞桓十八宋昭公杵臼元年秦康二楚穆七

春王正月

夏四月

左傳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左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盾于衡雍報扈之盟也

左氏以前年扈之盟為公後至故令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而公子遂再往會晉盟也後至之說已辨矣則令盟非為討扈之盟乃所以釋扈之盟也後至者不當時見責乃踰一年而後討乎

王樵氏曰按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而兩國之大夫自

相會盟于王畿之内惡莫大焉又大夫之專盟自是始也前此盟翟泉猶有僖公在會也繼此而有袁婁之盟雞澤溴梁諸侯皆在而大夫自盟矣于宋于虢則晉楚之大夫狎主齊盟而諸侯不復在矣

衡雍鄭地今滎澤西地在踐土東南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王樵氏曰按宣元年公子遂如齊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

名也一事而再見謂如齊爲逆夫人也故于其至也
卒名而已此盟戎非一事再見故兩稱公子遂以見
晉戎同使又各舉其地胡氏謂稱公子各日其會正
其名與地以深别之是也自壬午至乙酉四日之間
不能再出再書公子遂者謹戎之盟也左氏云珍之
也大夫無遂事權臣專行而莫之忌雒邑王都所在
戎醜居之無制甚矣不能攘却又盟好是修乃以專
命境外爲得事之宜而珍之可乎自秦晉遷陸渾之

戎于伊川不惟亂華而其逼周亦甚自是伊雒之戎世為周患他日王謂晉人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逼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繇此觀之則秦晉之罪不可勝誅矣魯以千乘之國戎在千里之外保境却敵無他策而以望塵納好為得宜不亦悖哉

高忠憲曰天王崩不奔喪而遂與盾與雒戎前後會

于王都之側尚猶待于貶乎

雒戎雒水名諸戎雜居雒水之間故曰雒戎

綦王畿采地

雒戎公作伊雒戎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朱子曰不至而復便是大不恭魯亦不再使人往皆

罪也文定只貶他從已氏之過經文元不及此事趙

企明以已氏之事去經甚遠此敖自以國權在遂憤

而出奔也然淫荒之人至棄子離家以奔他國而暱

此一人也秉權非其所急矣

公無而字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

宋昭公下忌其公族上不能其祖母以致再亂為亂

者戴氏之族而書宋人非一人見昭公無政而臣庶

得以擅殺大夫也大夫者孔叔公孫鍾離也而不名義繫于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司馬者公子卬司城者蕩意諸也又特以官舉者義繫于其官而名不足紀也

左氏載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于府人而出或疑公子卬死節可嘉蕩意諸去國有禮何以不書于春秋然宋是時國有淫母君方意忌大臣疎遠宗族樂豫舍司馬讓公子卬則卬固從君于昏

非見幾避禍之人明矣其死也既不可下同齊莊八人又不可上擬荀息仇牧故書司馬司城從大夫衆詞書之夫司馬司城官也爵則大夫也司城固以其来奔特書矣司馬不從大夫并書而又書司馬者抑以握節以死效節府人為其死節而作此例歟

劉氏曰穀梁云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鄭氏解云謂無人君之德非也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並尸三卿亦可謂無君德者曷為不以官稱之

癸卯○頃王元年

九年○晉靈三齊昭十五衛成十七蔡莊二十八鄭穆

十曹共三十五卒陳共十四杞桓十九宋昭二秦康

三楚穆八

春毛伯来求金

公孫敖不至京師毛伯遂徵職貢以供喪紀此時天

王方在諒闇不當遣使故與求車不同熊過氏曰不

稱王使有司以其常典行之非出于王如今時年例

差必受璽書從事乃稱欽差也託于王命者政府自
有成法周公曰王若曰此其式也按熊氏此例可通
全經春秋各為一國疆域不通人臣出使無不禀自
朝廷即逆如暈良如季未有漫然自行者有特遣常
事之不同耳然于此條又不合也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趙氏曰喪卿共葬事于是始見也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而以微者行自東遷以来失之矣于是襄王使大夫来會僖公葬賵含成風且會之葬魯亦以公子遂如晉葬襄公而後得臣葬襄王一則以其来不可不往也一則以其如晉不可不如周也是故叔弓如晉葬平公季孫意如如晉葬昭公而後叔鞅葬景王舍是葬天子魯無使卿者矣靈王之喪鄭簡公在楚上卿守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

莫往弱不猶愈乎此春秋之實情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故箕鄭父等作亂使賊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蘇子繇曰春秋夫人適他國未有至之者皆非禮不告廟故也惟此以歸寧告廟故書

夫人未嘗至此何以至以歸寧也至者殆之也歸寧何以殆婦人出門凡事有畏令出境外矣何得不殆然則于禚于祝丘反不殆乎此亂道之行途人殺之可也不必殆也春秋于禚于祝丘宜殆者而不書至此不宜殆者而書至正與桓盟不書至而納幣觀社書至同聖人書法之妙也穀梁不解斯義曰卑以致尊病文公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經著先都二條一以志晉靈年幼不在諸侯大夫相殺一以志趙盾專政之始也孫明復漫以不得專殺書之非是

王樵氏曰按左氏言夷之蒐本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以陽處父之言而易其班故狐射姑殺陽處父又稱是蒐也將登箕鄭父先都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以先克之言而止故箕鄭父作亂使賊殺先克此一事也而兩言之蓋襄公先欲用狐射姑將中軍

趙盾佐之又欲用士縠梁益耳而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襄公因是而止而陽處父又薦趙盾之能曰不如使仁者佐賢者趙盾賢射姑仁于是襄公又易其班使射姑佐盾是時諸大夫皆有不平之心矣狐射姑首起而殺處父射姑出奔而先克代之諸大夫滋不平故先都等以失職怨望而作亂左氏首箕鄭父而經重士縠蓋士縠有元帥之望襄公所先擬而趙盾所尤忌箕鄭父先都等則附謀擁和者耳前

後陽處父先克之見殺狐射姑之奔士縠箕鄭父先都梁益耳之死皆以盾之越次而為中軍帥故也故春秋殺稱人而死者不去其官殺稱人以見非君意不得以累上之辭書之死者不去其官以見非國討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

王樵氏曰楚自城濮之役不得志于中國兵不加于鄭者十五年矣其君臣之心曷嘗一日忘哉故靈公立趙盾為政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夫以晉君臣之志不在諸侯其迹未有形于外也猶主夏盟諸侯未叛范山奚自而窺知之哉蓋于其行事而得之耳據經所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氏曰晉侯立故也蓋趙盾强諸侯為此盟也自是之外則二三大夫爭于寵利報怨市權自相

專殺而已千載之下猶足以知之而況當時乎楚商臣弒君之賊身負討而不忌見可侮而動師于狼淵以伐鄭嘗中國耳趙盾以全盛未少挫衂之晉合四國之師名曰救鄭乃遷延猶豫不及楚師而還楚得氣去明年而有厥貉之次晉遂不競而楚莊伯趙盾為之也故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皆國卿略而書人賤之也熊氏不信左氏而凡春秋書人者率謂以微者行是春秋全無義例矣可乎哉

夏狄侵齊

左傳夏楚侵陳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

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高忠憲曰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

公書地震者五陽微陰盛之象也孔晁曰陽伏于下

見迫于陰故不能升以至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秦欲伐晉楚將圖北方故先為結好之計以止其援遠交近攻之策也

春秋待秦楚吳之君畧之耳故執宋公而楚稱子以後或皆稱人無所進退也待秦楚吳之臣略之耳故楚椒不稱大夫而吳札亦不稱公子無未命已命也然楚至是君臣同見于經矣書楚子矣向以執宋公故稱子已仍書人今稱子定矣夷狄而中國則中國

之雖謂春秋進之亦可也

椒穀作萩

秦人来歸僖公成風之襚

張洽氏曰杜氏云秦慕諸夏欲通于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襚僖公并及成風愚謂當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于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使椒来聘也

公羊何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説者遂以此例惠

公仲子謂仲子為惠公之妾母不知下有之字上不必言及文法固是如此且仲子于惠公為妾于隱桓則為母不言及者並尊之辭也

黄正憲氏曰按僖公成風妾母繫子之辭也婦人夫死從子況妾母之于國君自當繫子為稱非以子而先母也秦人欲親魯以間晉而無其端故追贈僖公并及其母彼但取禮為重不暇計䆳非其時矣公羊子何必以兼之為非禮耶若穀梁子謂即外之弗夫

人以見正而胡康侯遂有卑身賤父之論矣夫邦君之妻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尊之也秦欲求好于魯豈其歸襚之辭乃直呼其姓氏耶況當時卒葬成風皆以夫人禮書矣何直至此始假外事以見正耶但隔世已遠時無喪禮若止書歸襚如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之例則混而無别故僖公成風者乃史官核實之辭

趙子嘗曰策書之法凡大國之下大夫小國之卿皆

稱人二傳謂之微者秦康始假吊贈以通好于魯来者非卿故書人凡書人来皆不言使不以賓禮接也

葬曹共公

甲辰〇頃王二年

十年〇晉靈四齊昭十六衛成十八蔡莊二十九鄭穆十一曹文公壽元年陳共十五杞桓二十宋昭三秦康四楚穆九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左傳春晉伐秦取少梁秦伯伐晉取北徵

書有稱秦者焉有稱秦人者焉偶舉耳得失無所在也春秋于楚秦大槩俱不欲純與也楚自十一年伐麇前以執宋公稱爵他則否伐麇後乃主盟中夏定書楚子耳若秦則與楚滅庸後漸入于楚矣以後終春秋未嘗勤中國故秦終春秋不書秦爵此前以獲晉侯書爵此後以來聘書爵惟此二書而已

楚殺其大夫宜申

熊過氏曰此鬬宜申也未為卿不氏宜申事商臣君臣之分已定而謀殺之則此討亂稱人可也而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胡子以為微義趙企明曰宜申而捷則亦為楚人討逆故以無罪書也說者以吳楚之殺大夫當必闗中國而後録者非據左氏宜申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讒言信矣故不以討罪例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傳頃王立故也

趙氏曰公及之不書公諱與天子大夫盟然公身與盟三傳無明文

熊過氏曰畿内諸侯皆曰子殷制已然箕子微子是也周因之王臣稱子皆畿内諸侯也蘇子劉子單子尹子是也

詹萊氏曰蘇子不來公不如孰及之必魯大夫也不

書者諱與王臣私盟于京師也季本氏曰女栗畿內
地蓋近女水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
將以伐宋宋華御事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
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麇子逃歸
按左氏傳文似陳鄭楚及蔡侯次于厥貉然據經則

楚及者止蔡侯也至鄭伯為左盂則田孟諸事也此一事也若據實書之當書宋人鄭人與楚田于雲夢以記中國從楚之變然孟諸之田實非本事宋人偶作弦高之犒道田孟諸聊以自解耳堅事楚者惟蔡厥貉之從惟蔡以前息之會無蔡以後孟諸之田無陳各不相謀也

熊過氏曰陳鄭本不會故新城之盟有陳鄭而郤缺于是乎有戊申入蔡之師若陳鄭實會如宣十一年

辰陵者春秋亦無庸没而不書也此中夏盛衰之幾故曰外次必有關于天下之故而後書是也謂關天下而書也寧有没其實者哉

高氏曰狄侵諸大國獨宋未爾自宋亂之後狄既侵之楚次厥貉又将来伐則國幾亡矣厥貉之次将以伐宋也因宋華御事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而麇子適逃歸故其禍遂中于麇爾

黄正憲氏曰按前年楚子使鬬椒来聘専為通道中

華以便北侵之計故此親自浮漢江東下陳鄭蔡則皆經歷之地也厥貉雖無明據意必在蔡之西北宋之東南界楚欲窺中原所必至之地也越此則歷宋都而楚亦不敢深入矣故曰次獨書蔡侯者陳侯鄭伯皆從事于晉當楚子經其國或一迎勞而不與偕行惟蔡服從楚國已久故獨同次厥貉耳說者泥左氏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之説疑陳侯亦同事遂有失位降爵之說誤矣

厥公作屈

乙巳○頃王三年

十有一年○晉靈五齊昭十七衛成十九蔡莊三十鄭穆十二曹文二陳共十六杞桓二十一宋昭四秦康五楚穆十

春楚子伐麇

楚子書爵始此

麇公作圈今均州之鄖縣

夏叔仲彭生會郤缺于承匡

左傳謀諸侯之從于楚者

彭生公孫兹子叔孫得臣弟别為叔仲氏所謂惠伯者也

承匡在襄邑今睢州

公穀無仲字匡公穀作筐

秋曹伯来朝

公子遂如宋

左傳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傳鄋瞞侵齊遂伐我叔孫追之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初宋武公之世司徒皇父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二年獲其弟榮如鄋瞞遂亡高忠憲曰比年狄侵齊者三侵魯宋者一得臣乘其間而敗之自是終文公世狄不復犯竟

齊魯惟十三年一侵衛耳則鹹之役不爲無功也

熊過氏曰鄭瞞之狄漆姓防風後在鉅鹿以北鹹今開州古東郡濮陽蓋衛地杜云魯地非也

左傳郕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鍾國人弗徇

丙午○頃王四年

十有二年○晉靈六齊昭十八衛成二十蔡莊三十一鄭穆十三曹文三陳共十七杞桓二十二宋昭五秦康六楚穆十一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左傳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公羊傳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孫氏曰莊八年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又來奔為齊所逼爾

太子朱儒非有大罪位無可絶魯安得絶之特書郕伯春秋蓋著其為君之義也况在春正月又已踰年矣劉氏以太子當立郕人不得絶之春秋大居正書

曰郕伯是也不名者公羊所謂凡弟辭也蓋郕與魯最親伯叔凡弟豈忍以失地相例乎陳君舉言辭從主人與晉太子州蒲曾為晉侯一例熊氏謂郕伯其後必立位故書郕伯者誤矣魯優郕伯如此予于是益信次郎之師蓋有所不得已也

郕公作臧

杞伯来朝

左傳杞桓公来朝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絶也公穀皆以為公姊妹之未適人者故稱子貴之也成八之杞叔姬公穀皆以為出也

釋例曰杞桓公以僖二十三年即位襄六年卒凡在位七十一年文成之世經書叔姬二人一人出一人卒皆杞桓公夫人也唐孔氏曰其娣亦字叔者周之法積叔也

趙子常曰子叔姬既絶于杞故不書國成八杞叔姬歸老于魯非杞絶之故書國魯君皆為之服而喪以夫人之禮故書卒子叔姬不書葬同于在室也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亦不書葬魯不會也齊子叔姬非罪出而與郯伯姬皆不書卒者宣成之世恩有厚薄皆不得以夫人禮成喪也又曰説者疑杞絶叔姬此非子叔姬以前不書來歸傳又無子字卒不繫杞杜氏謂未歸而卒則亦不當遽絶之遂排傳妄非也

蓋叔姬不安于杞假歸寧以反故杞伯来請而後絶經不書始嫁與来寧法與鄫季姬同卒不繫杞者既絶也經稱子叔姬者孔氏曰周人字法積叔故或加子以自異是也傳不稱子亦省其可省者或時習通稱也張洽氏曰文公女故曰子以别于先君之女也鄒肇敏曰按杞桓公姑容乃成公之弟惠公之子共公之孫而求婦之伯姬乃其祖母共夫人也伯姬以莊二十五年歸杞時共公未立其父杞靖公十七年

而伯姬之歸已書于冊則謂内女嫁為夫人然後書者非達例矣靖共惠成桓杞君之次也共公在位八年莊三十一年立其卒當在僖五年而經不見魯人喪紀之缺可知是年春書杞伯姬来朝其子其子蓋惠公也時惠公必尚幼未能行朝禮故其母挈之而来惠公在位十八年僖二十三年經書杞子卒者是已左傳既誤以為成公僖二十七年成公四年杞子来朝則成公也傳又誤以為桓公考杞成在位十八

年當以文八年卒而亦不書至文十二年乃成公弟

桓公姑容之四年傳于其來朝曰始朝公也謂桓始

來朝則可如謂前此朝僖而今始朝公緫此一杞桓

則將置成公一代于何地先是僖三十一年杞伯姬

共夫人來求婦則未知其為孫成公聘歟桓公聘歟

如為成公聘也者成公歿已四年不應至是而後絕

意必為桓公聘也所聘即子叔姬也子叔姬不言杞

蓋未嫁之女也未嫁則何以絕叔姬蓋有疾而濱于

危也何以知之以下書子叔姬卒知之杞伯之請重在無絶昏而不在絶叔姬是時叔姬于歸有期疾甚魯為之告于杞杞伯因是來朝并訂後姻耳然叔姬未嫁何以書卒喪服記云婦人笄而不為殤注女子已笄者死則亦依在室之服服之不降而從殤蓋其例在僖九年伯姬卒穀梁傳曰内女也許嫁而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夫子叔姬亦猶是也其以為見絶于杞故不繫之杞者非也

啖氏曰此傳當在成八年誤置此也

夏楚人圍巢

巢今廬州之巢縣

秋滕子来朝

秦伯使術来聘

秦用遠交近攻之策終春秋魯未嘗聘秦秦子至是始稱伯術者大夫故名而不氏非貶而去族也秦將伐晉魯主晉故為之禮外大夫来魯未命者例書名

公羊云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非也

術公作遂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傳秦為令狐之役秦伯伐晉取羈馬趙盾將中軍

從秦師于河曲秦師夜遯

自殽至此凡六交兵秦晉亟戰而楚伯矣晉主夏盟

而君幼國偷軍謀不一其始見于河曲之戰其甚見

于邲之敗蓋一轍也

凡戰不言及交為主也此常例也穀梁傳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其說亦是若杜元凱秦晉無功以微者告故稱人王氏謂疆埸之事守吏自相忿爭皆非也高忠憲曰黷兵殘民其罪同不言及無曲直辭不言敗無勝負之辭

河曲黃河之曲在蒲坂縣今之蒲州同州是其處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諸在莒東北此東鄆也莒魯所爭者今莒州沂水縣

古城陽姑幕地城之備公孫敖也公孫敖奔莒魯人畏莒間已也諸鄆又近費季孫食邑在費自費以東從其經畧于是城二邑以師焉然鄆在莒西諸在莒東形勢之相望者也諸之服魯已久而鄆附方新書及者先後辭將因諸制鄆也穀梁傳曰稱師師言有難也不能伐莒問罪而徒費司徒財力焉魯人淺謀矣春秋師師城者三此年及襄十五城郛哀三城啟陽是也左氏曰書時時矣又曷書哉成元年楚公子

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至昭元年取鄆叔弓疆鄆田皆東鄆成四年城鄆乃西鄆也莒魯之爭始此

鄆公作運

春秋辯義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辯義卷十五

明　卓爾康　撰

文公三

丁未〇頃王五年

十有三年〇晉靈七齊昭十九衛成二十一蔡莊三十二鄭穆十四曹文四陳共十八卒杞桓二十三宋昭六秦康七楚穆十二卒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左傳遂遷于繹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穀梁傳大室屋壞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宫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

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高抑崇曰世室者人君之所常有事者也公每月朝之有司以時黝堊之豈有將壞而不知者則其不知省也久矣

大公作世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

高氏曰沓之會公已出魯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

来會棐之會鄭伯因公還未至于魯而就會之故皆曰會公初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强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爲一時之計爾而晉末之察季文子相魯侯爲之請成以紓兩國之患春秋善和難故詳志之且見公一出而二國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

會下公無公字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

還上公穀無公字

鄭伯會公于棐

請平于晉也王樵氏曰此因承匡之會郤缺來謀諸侯之從楚者故公親如晉而二國因之以求成也下泉小國困于大國之陵暴而思周之詩也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傷今之不然也觀

衛鄭二國之情亦可見矣觀衛鄭二國之汲汲于晉則陳蔡諸國之不得已于楚又可見矣惟無明王賢伯以收之耳晉之不在諸侯也久矣救鄭而不及宋伐而不救使三國折而從楚誰之咎也乃始以謀貳為辭求諸人厚而在我無可恃之實徒勤諸侯盟亦何益矣故特書公如晉衛侯鄭伯會公以明諸侯之情志晉政之偷也

自晉襄沒而諸侯不復合矣楚人覘中國無伯乃伐

廩圍巢其勢漸逼衛鄭是時二國欲從伯主無繇公將如晉故衛侯會于沓公還鄭伯會于棐蓋以魯為望國從違之計決焉于是明年有新城之盟終文公之世楚不復内侵兩會之力也

棐鄭地即棐林在新城東北究陵東南

棐公作斐

戊申○頃王六年崩子班嗣位是為匡王春秋皆不書崩葬

十有四年〇晉靈八齊昭二十卒衛成二十二蔡莊三十三鄭穆十五曹文五陳靈公平國元年杞桓二十四宋昭七秦康八楚莊王旅元年

春王正月

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熊氏曰即叔仲彭生脫仲字趙企明曰邾侯曾隙修

須句之怨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傳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

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于公有司以繼之

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齊孝公名昭謚潘亦曰昭非禮也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左傳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

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趙子嘗曰諸夏之志也晉侯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亟戰而楚浸彊交聘乎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遂不競于是公朝晉衛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來會諸夏之懼甚矣汲汲于晉而為此盟如之何勿序也以諸夏之汲汲于晉也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盟自幽以來未

之有也此趙氏之説也然而扈之不序非散之略之之説也

新城鄭地宋有新城在梁國穀熟縣西姜廷善曰新城在今開封府寧陵縣西楚人之必爭也杜氏以為宋地非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傳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傳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穀梁傳末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胡傳易之同人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

四傳皆得旨趙盾蓋有悔于令狐之役矣獨公羊以稱人為貶則非宣公以後侵伐多書卿名文公以前

皆稱人不應此獨以人為貶也

捷公作接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敖委命奔莒所當廢也已而奔齊主齊而請復公于是乎許之則其卒也是亦大夫而已

高氏曰特書其卒以著典刑之壞且為齊人歸喪起也此等事春秋不書亦可書之其以惠叔之孝獻子之賢而特崇奬之歟班氏為安世而恕張湯情理自

不可已可謂善學春秋者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灌甫曰傳者謂齊舍立未踰年而稱君重商人之罪也按春秋已即位稱君未即位稱子如宣十年四月齊侯元卒冬書齊侯使國佐來聘則是頃公已即位矣成四年三月鄭伯堅卒冬書鄭伯伐許則是悼公已即位矣春秋凡書未踰年君者皆類此不謂因重商人之罪而稱君也

宋子哀來奔

左傳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

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熊過氏曰公穀皆曰子失之失也者謂衍文也黎淳以為宋公之子若子同子糾則父危無去理孫明復以為子姓哀名諸國之臣其時皆未有用國姓為氏若婦人者子帛誤文子突則字也即子哀可褒褒者在事何用字以顯之哀仕危邦自無去理然辭尊富

居貧賤守封人而去鄉姑取節焉亦可矣必欲其為陳文子晏嬰欒豫豈所以責封人哉

鄭元錫氏曰卿大夫之奔辱矣而貴子哀責其不食汚君之食而違禍者速也卿大夫之見執辱矣而善叔孫舍善其不以貨藩身而衛國者忠也卿大夫之見殺又辱矣而賢孔父仇牧荀息賢其不以死生易志而成信者節也共姬之貞録及于来媵曹公子之節録逮于嗣人此春秋之義也

宋人將弒昭公蕩意諸髙子哀皆忠于昭公而見忌于公子鮑之黨是以來奔故一書其官一書其字而不名以别他臣之見逐于君者

郝仲輿曰宋昭公無道髙哀來奔往年蕩意諸亦來奔不稱名書司城國難之辭也詩云正大夫離居不誠意諸也未幾求復遂及于禍子哀來奔不復禍亦不及故書名以信之聖言如化工隨物惡在名之賤而爵之貴者也儒者辭窮則稱變體吾未如之何矣

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左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王樵氏曰兩書齊正不欲以姬繫于單伯也不言及者不可及也别而言之若二事焉所以重齊人之罪

也明年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来歸子叔姬則知言淫乎叔姬者誣矣齊人誣而執之又無辭可竟而歸之公羊穀梁乃從而實之何其乖謬也商人弑其君執其君之母我以好請又執我使臣則其不書商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驟施于國而多聚士是以克弑蓋從之者多矣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爾為之曲沃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蓋欲其成矣亂臣賊子欲

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歸之前之商人後之田氏其轍一也親弑其君而莫討執乎君母而莫救則齊人同乎惡矣舉齊人則商人之罪在其中舉商人則黨乎亂賊者擠其姦矣

此事左氏爲是以王寵求昭姬單伯爲周命大夫無疑也啖氏則以本國人無執例而疑之不知此變事不言執則必言拘言因言縶等字樣又不可也陸淳爲魯女嫁齊齊不受而執之何所考據至吳幼清撰

出舍急欲婚居喪取文公女舍已被弒姬無所從一
段説話出来夫理可以心斷事難以妄求舍左氏明
載之文而從諸家白撰之説則惑之甚矣
公羊云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
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王樵
氏曰按稱行人而執者如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晉人
使告服于晉故也晉人執衛行人石買責其伐曹也
此並為使事而見執故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己執也

公羊此傳止可通于此二例若單伯子叔姬之事則其事異而經書亦異不可以前說槩也緣上既云單伯如齊則下不須復云行人左氏自以單伯為周大夫則又不得云我行人矣况下有叔姬則又不可云齊人執我行人單伯及子叔姬矣

己酉○匡王元年

十有五年○晉靈九齊懿公商人元年衛成二十三蔡莊三十四卒鄭穆十六曹文六陳靈二杞桓二十五

宋昭八秦康九楚莊二

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趙氏曰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而使華耦代之且來盟

然後弑其君則知身為世卿外結援鄰國内假手于

襄夫人以成鮑之簒者華氏之族也華元司寇華御

事之子而代公子成為右師蓋鮑與夫人所位置者

而昭公豈能用之如華元者固知晉大夫可以貨取
而盟主為不足忌於是使華耦來盟于魯既晉衛陳
鄭伐宋討弒君者而魯不與晉人受賂立文公而還
華元卒相宋公皆華氏之始謀也夫子于此蓋深致
意焉宋襄夫人淫惡是縱戴氏助虐圯族昭公處置
不善公子鮑不義得衆宋國岌岌幾亡于是有子哀
見幾者以来奔華孫曉事者以圖難華孫之来立言
措意未必不以鎮撫億寧望魯覬後晉衛陳鄭伐宋

討弒取賂而魯獨不與則來盟之效矣華耦與戴氏同惡不可知然此來盟斷無結黨弒君之事書法與高子來盟同其詞似若無惡焉者耳其稱華孫宋立華氏使秉宋政應得稱氏與魯季孫仲孫同也稱司馬宋承二代得自命官也不稱使必非承夫人羣族意旨者也左氏曰貴之是也豈華孫為秉國世臣有置君定國之慮者乎

夏曹伯來朝

左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公羊傳脇㧉而歸之筍將而來也

胡傳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為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敖著教也易曰有子考无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孔氏曰治邑大夫例呼為人孔子父為鄹邑大夫謂之鄹人知此卞人是卞邑大夫

姚舜牧氏曰春秋明大義以教天下此論魯事豈因其二子之哀即寬赦之罪以著教耶是時商人行逆于國蔑視我魯單伯承王命請昭姬則執之公孫敖負大惡死于齊故歸之魯不得已從其歸然後釋單伯釋子叔姬次第歸于魯春秋去年冬書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今年夏書齊人歸公孫

叔之喪六月書單伯至自齊秋書齊人侵我西鄙十二月書齊人来歸子叔姬其罪案昭然著于簡册恨諸儒不比事以觀獨于此條從許翰之見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獨不按前後諸齊人字面耶齊人者人商人也五齊人總同一書法

左氏載二子之請非誣但不識夫子春秋記魯齊之正意耳公羊傳脇我而歸之一語極勘得好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左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入蔡城下之盟而還

自伐書陽處父入書郤缺侵書趙穿緜是凡役書大夫

秋齊人侵我西鄙

春遣行父訴子叔姬之事于晉故齊怒而侵我

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齊人侵我西鄙季文子告于晉

趙氏曰行父以齊難故如晉者再而晉侯受賂不克

伐齊公于是遂舍晉而屈于齊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

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于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

季氏曰是盟左氏載晉侯蔡侯于列非也夫靈公幼沖未嘗遠出若有晉侯在焉則諸侯有主而當列序矣今諸侯不序則晉人不至莫適為主無伯之辭也陳傅良氏曰國君不序散辭也諸侯無統紀矣此説得之諸侯者新城之諸侯也而魯晉不預焉蓋季孫

行父求晉謀齊因約諸侯聽命于扈而趙盾視如尋常恬不為意故晉人不出行父竟歸而諸侯待晉不至則自相要結以尋新城之盟而退耳故曰諸侯之序無伯之辭也

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此盟扈不序公不與也尋新城之盟不再敘也無能為故也不然蓋有公不與而書會者多矣蓋有尋盟而屢列諸侯之名者亦多矣惟其無能為也于是以公之不與而又同此新城之

諸侯也故畧之而不序第不可以是斷曰晉靈公之會盟不序而已彼新城之序者又何以焉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左傳王故也

熊過氏曰杞叔姬來歸繫之國見絕于夫也此書來歸子叔姬齊人絕之也黨惡之辭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

討其來朝也

姜廷善曰晉以魯之訴盟扈將以討齊而不果齊歸子叔姬而又侵我怒我之再訴于是有扈之役也扈之役曹伯與焉國小而近故乘侵我之勢以伐曹名曰討其來朝于我實以懲其從晉也

姚舜牧氏曰商人弑君自立且執君之母執王之使其罪惡特深春秋于上五條皆人之正其罪也此與上侵西鄙事同乃竟侯之何也此非與之也諸侯會

于扈何為者乃受賂而寂寂哉商人至是始成其為

侯無復忌憚矣故侯商人罪晉與諸侯受賂而不知

討罪之義也然行師以爵行例也

庚戌○匡王二年

十有六年○晉靈十齊懿二衛成二十四蔡文公申元

年鄭穆十七曹文七陳靈三杞桓二十六宋昭九弑

秦康十楚莊三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

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弗者遷辭齊非能責行父之抗也又非憾行父如晉

圖巳也直責賂耳于是乎襄仲納賂春秋書此病文

公羞行父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左傳疾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左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郪丘公作犀丘穀作師丘公羊疏作菑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聲姜杜氏曰僖公夫人文公母也如此則四年夫人風氏薨濯甫以為文公妾母非矣嫡夫人在風氏安得稱夫人也

毀泉臺

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郎臺毀之可也勿毀可也

泉臺勿毀可也若左氏有蚍之數作史者漫文耳無關輕重穀梁之喪不貳事貳緩喪也此義最正蓋三年之喪期不使從政且然豈以國君居喪反作不急其云緩喪緩慢之緩非寬緩之緩也不然魯為大國詎因小小力役便致不成喪乎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秦自是與楚合矣王樵氏曰秦為晉隔不通東諸侯楚北向而窺中國則晉當其胸齊格其脇秦嘗窺鄭

即爲晉所挫人咎襄公啓怨不知亦事機也秦東窺不遂又南通楚鬱其鋭以厚其力故至于戰國而秦不可制晉分爲三又適所以資秦也秦攻韓魏猶春秋楚之于鄭也晉楚爭鄭而六國不知爭韓魏故秦遂并天下楚乍起即張未嘗鬱其鋭至七國時楚爲秦弱七國之秦乃春秋之楚也熊過氏曰趙企明謂楚莊圖伯其爲謀深矣成王穆王將求諸侯則直與中國爭鋒伐鄭伐蔡伐陳以鬬于夷夏之境今莊王

之興乃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西南既合而北趨晉則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

楚莊有志中國而中國之伯統適中絶而莫振故春秋謹而志之令書楚人巴人秦人滅庸曰是索中國之西南而疆之也非志庸巴已也宣公八年書楚人滅舒蓼曰是索中國之東南而疆之也非志滑汭已也

巴今巴縣北合州南庸今鄖陽府竹山縣古上庸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左傳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以寳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

季本氏曰昭公即位本無大惡特以欲去羣公子以攬政權耳羣族因而作亂遂殺逐其大夫則權在强家制其舉動而昭公拱手不得有為不至于弑不止

矣故稱人以弑衆亂之辭也左氏以為昭公不禮于襄夫人而襄夫人使帥甸殺之則文奸諉罪之辭也若謂公子鮑所弑則當書曰公子鮑弑其君而亦不得云宋人矣葢公子鮑者弑君者之所立也而弑逆之罪則當歸于亂族之大夫而華氏其尤乎

辛亥○匡王三年

十有七年○晉靈十一齊懿三衛成二十五蔡文二鄭穆十八曹文八陳靈四杞桓二十七宋文公鮑元年

秦康十一楚莊四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林父稱人杜氏得之杜氏曰昭公雖以無道見弒而文公猶宜以弒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所以督大教失所者猶言不得其平也啖佐以爲不命之

卿例書人非貶者誤矣

杜氏曰自閔僖以下終春秋陳侯常在衛上今在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左傳有齊難是以緩

公羊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聲公作聖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左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宋弒君不能討立之而還于是晉靈復合諸侯平宋而定其位何以為伯主哉以鄭伯貳于楚不見鄭人辭曰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索敝賦以待于儵鄭人亦知晉靈之不足與也晉肇朔乃行成于鄭趙

穿公壻池為質焉伯主于諸侯有質者乎明年鄭遂與楚伐宋中國不能于討賊而使夷狄假途以信大義扈之會為之也

不序諸侯略之也晉衛陳鄭伐宋之四國也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皆卿大夫也而曰諸侯事統于君故稱諸侯也聲罪而往受賂而還各將歸國至扈而再會齊魯方有侵盟之事故不序

郝仲輿曰定宋亂也往年諸侯討齊盟于扈納賂退

今年諸侯討宋會于亶立賊還事同書同削晉伯稱諸侯畧之傷無主也

秋公至自穀

高忠憲曰言至自穀則不會亶可知也

冬公子遂如齊

壬子〇匡王四年

十有八年〇晉靈十二齊懿四衛成二十六蔡文三鄭穆十九曹文九陳靈五杞桓二十八宋文二秦康

十二卒楚莊五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黄楚望曰說春秋當求事情事情不得而能說春秋者未之聞也如文公十八年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兩卿如齊雖桓公伯諸侯之時魯亦未嘗如此原其事情雖賀惠公立謝齊會葖然亦自為立宣公之地自二卿如齊至明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凡十三事而八事皆為齊于是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公即位皆遂為之也一歲之間書卿聘齊者六此果何為哉如此推尋則知是公子遂殺適立庶急欲求齊以定公位故冒喪娶齊女棄濟西田此所謂事情此所謂以經證傳亦復以傳證經也

黃正憲氏曰按三家之強雖自僖公皆繇文公之委懦也盟會不躬月朔不視怠忽荒政太阿倒持魯之終于不振誰之咎哉夫前書毀泉臺此書公薨于臺

下儻即其地耶信如左氏之説則蛇之妖乃不係于聲姜而係于文公者矣或曰隕而斃蓋變之出于卒然者也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邴歜閻職實弑齊君書法宜曰盜今書曰齊人何也懿公雖驟施得位而齊人固勿與也公子元終不以為公曰夫已氏則當時國人之情可知歜職夫固知

國人多不義其君而後動于惡者也左氏載二人既
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惟齊惡懿公而不討
賊故二人得從容而去無所畏忌則是國人殺之也
著國人之弑以罪君也
汪氏曰歜職以僕御之賤既斃商人舍爵而行略不
畏忌如肆行于無人之境則齊人固惡商人而欲其
斃也春秋以弑君係之齊人宜矣然商人前書弑舍
今既不從州吁無知之例以討賊書又不從楚比之

例以盜殺書蓋罪齊人既以為君而又殺之也朱子綱目於隋煬前書太子廣弑帝後書宇文化及弑其君廣蓋取法春秋書商人之例耳此李存孝之叛其養父而歸朝廷君子不予以徒義而豫讓之不肯委質為臣而報讐者所以見稱于史策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傳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嬖而私事

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魯以二事如齊故並使其實仲遂殺適立庶挾得臣以同往也熊過氏曰胡康侯曰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介副欲以起問者見情事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弑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于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

邪謀發于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二卿並使自此始

汪氏曰莊十二年傳謂惠伯死非君命故不得以死節書竊疑仲遂殺惠伯而埋之史官畏遂威權不敢書曰公子遂殺叔仲彭生夫子作春秋當哀公之時而宣公乃時君祖考故亦仍舊史為國諱惡而不敢增也苟曰必死君命而後為死節則人臣扞君於患難之際待召而往亦已晚矣或謂惠伯不發仲遂之

謀令君及禍故不書卒夫以季文子孟獻子之賢皆黨遂逆謀反得書卒而獨責備于惠伯聖筆之討罪抑不如是之偏也何休以惠伯先見殺與荀息異然孔父先見殺而得書則亦非矣

冬十月子卒

左傳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

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王樵氏曰按子般子赤皆未踰年之君皆書曰卒言

嗣先君未成君也先君未葬則名之子般是也既葬

則不名子赤是也子般子赤皆以不地見其弑與隱

公閔公同君薨不地故也無成君未成君之異也公

穀起不日之義胡氏因謂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弑

者不日以見其弑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弑者不地

以見其弑此恐不然夫稱子與名不名所以施于君

見人子嗣親之禮也君薨不地以見其弑雖未成君亦同所以施于臣見大惡一也若謂成君弑不地子赤未踰年故不日以别之則子般何以日乎

王氏又曰叔仲惠伯叔牙之孫叔彭生也襄仲邪謀行父得臣皆帖耳順命獨惠伯嘗爭之可謂無媿于大臣之義矣不克則死之大節皎然無可議者獨經不書爲可疑或謂不發襄仲之謀令君及禍故不書者謬也是時君薨子幼逆臣當國叔仲言一出口即

殺之奚自而發其謀乎莊十二年胡傳謂惠伯死非君命故不得以死節書此亦責之過矣叔仲弗聽公冉務人而入非叔仲之愚也非君命而不入猶不免也若君命而弗聽則吾拒命矣君見弑而死之正也安得以為死于亂賊之詐命而苛議之乎董卓召皇甫嵩嵩在外故可以不入乃往見執而亡漢叔仲非是比也或謂夫子作春秋時宣公乃時君之祖考故亦仍舊史為國諱惡不敢書此尤以小人之腹而妄

度聖人者若然則公孫于陽州何以不避三桓之怨而直書乎

范氏曰按左氏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則所謂子者惡是已公羊以為子赤誤

姚舜牧氏曰子般子赤之被弒一也何以一名一不名莊公夫人無子般孟任出也不名無以見其立赤夫人之子文公之適也名分素定而安用名為

子夏本月下有壬午二字子字下疑闕赤字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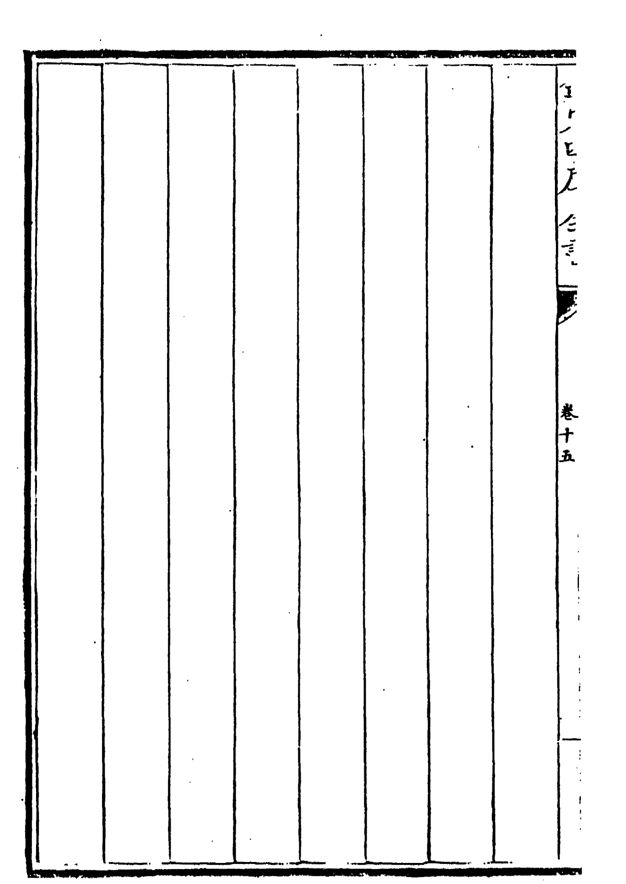
左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

紀公多行無禮僕既因衆以弑便應得國如何來奔

國人既惡庶其何復立其所愛若僕實弑春秋何為沒而不書吳幼清疑之遂有趙匡氏改字之說曰傳文僕因國人以弑紀公如改以字作之字則經文了然僕非行弑而諸疑可解矣不知如此文法稱甚非古人語也以已二字古人通用其文以也其義已也已字作解而義既可通字不必改矣因有二義此義甚淺蓋因緣之因非因附之因也僕見國人弑君恐已得禍竊寶以奔苟為利而已

王樵氏曰按左氏季文子纍纍數百言皆譏切宣公而把持襄仲者特借莒僕以發耳且公欲與之邑曰今日必授行父則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畧無委曲何也襄仲得行父之同以成事宣公頼二人之力以定位且為之兩如齊請婚以自固納賂以請會者又行父也行父之于宣公襄仲其交深矣納莒僕乃宣公之意四鄰方欲生釁而又有此事襄仲諸大臣所共不願故行父敢激直如此正權臣操縱之術

也襄仲雖專政然其人必粗暴而無深謀行父以術持之及其死也以殺適立庶追討東門氏而逐之行父之奸可見矣



文公列國本末

文公立而天王恩禮倍隆元年之叔服會葬毛伯錫命五年之榮叔含賵名伯會葬蓋繇僖公宣力王朝禮貢不乏而天王故以是報之文公不知隕越而襄王之崩無一介之使致令毛伯求金倒置甚矣頃王初立藉魯甚深乃使蘇子盟于女栗天下一人共球往焉何必盟也齊懿無禮既蔑我魯執我叔姬并周大夫單伯亦執之為人臣子者固如是乎

二年晉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
三年公如晉公及晉侯盟晉人改禮于公矣七年扈之
盟公後至晉人來討于是八年公子遂與趙盾盟于衡
雍九年從晉救鄭十三年公如晉以尋衡雍之盟十四
年公與晉同盟于新城四年逆婦姜于齊子叔姬妃齊
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十四年公子商人弒舍魯
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齊人執單伯
執子叔姬季孫行父如晉以謀乃許歸之秋冬齊人兩

侵我西鄙且惡曹伯朝魯伐曹入其郛無禮甚矣十六
年公以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辭公不盟要公
納賂始與公有郪丘之盟葢公本庸懦而又病甚四不
視朔直受齊之侵陵已耳十七年齊又伐魯西鄙公及
齊侯盟于穀葢力疾而往也十八年而公卒齊商人旋
亦被弑强暴果何益哉襄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
歸于齊行哭于市季孫行父如齊自此更事齊不敢怠
矣其于楚也九年使椒來聘于秦也九年秦人來歸僖

公成風之禭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七年魯間晉難而伐邾取須句遂城郚十四年正月邾人伐魯叔彭生伐邾公從晉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徐為魯患舊矣桓文伯令以來稍知歛戢今將侵魯故伐莒以嘗之七年冬公孫敖如莒涖盟平莒也鄆在莒魯之間二國所共爭鄆在莒西諸在莒東二地近費季孫食邑在焉公孫敖于八年奔莒季孫患其以莒間我也故十二年帥師城諸及鄆而莒魯之爭鄆始此矣

襄公初立先朝王而討衛明年與秦戰彭衙明年會垂隴傳曰討衛然伐衛嗣是不書而冬伐秦以彭衙之役者正垂隴之大夫也楚商臣弒其君晉不知討而以服楚為沈罪三年晉會諸侯之師伐之細矣秦伯伐晉封殽尸而還秋楚人圍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明年江竟為楚所滅五年楚人滅六六年而晉襄公卒公子雍在秦晉迎立之以穆嬴之啼改立靈公遂與秦戰于令狐先蔑奔秦八月盟于扈晉侯立故也楚自城濮之役

不得志于中國兵不加鄭者十五年矣靈公不君趙盾不能為國而徒使公室相殘大夫見殺九年殺先克殺先都陽處父士穀箕鄭父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于是九年楚人伐鄭而晉會宋衛許救之遷延猶豫不及楚師而還使楚得氣去十年楚人遂有厥貉之次是年秦伐晉取少梁晉伐秦取北徵晉謀諸侯之從于楚者于是十一年有承匡之會十二年與秦有河曲之戰自晉襄沒而諸侯不復合矣楚

人覘中國無伯前之五年滅六九年使椒來聘結魯十一年伐麇十二年圍巢其勢漸逼衛鄭是時二國欲從伯主無由十三年魯公將如晉故衛侯會于沓公還鄭伯會于棐蔿以魯為望國從違之計決焉于是明年有新城之盟終文公之世楚不復内侵兩會之力也十四年邾子蘧蒢卒晉欲立其出捷菑趙盾以諸侯之師納之弗克而還新城之盟蔡人不與十五年晉郤缺入蔡是冬盟于扈以尋新城且以商人弒君謀伐齊也齊人

賂晉不克而還十六年宋弑其君晉侯蒐于黄父復合諸侯于扈取賂而還二扈之盟如此豈盡靈公之咎趙盾亦不能辭其罪矣明年鄭遂與楚伐宋中國不能討賊而使荆楚假途以信大義扈之會為之也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為中國西南境楚為秦滅庸西南半壁不足慮矣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獨不朝又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元年伐衛圍

戚取之衛不服罪而孔達敢伐伯主其明年晉會諸侯于垂隴將伐衛陳侯為之請成執孔達以說于晉而衛遂得免于伐孔達遭執之後甯俞代之為政至次年春衛從晉伐沈四年春晉遂歸孔達以為衛之良也其夏衛侯如晉拜至秋而來聘魯焉事大睦隣以安社稷或者皆出甯俞之謀也八年晉使解揚歸匡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晉衛睦矣

二年秦與晉戰彭衙為報殽也用孟明增修國政自此

二年冬晉伐秦取汪及彭衙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益穆公自是不復東征矣四年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五年秦人入鄀季氏曰秦自僖末年入滑將以窺東諸侯至是入鄀又以窺楚也聖人書此蓋有經世之慮矣六年送公子雍于晉晉人立靈公而拒雍與晉有令狐之戰十年晉伐秦取少梁秦伐晉取北徵十二年秦為令狐之役冬秦伯伐晉取羈馬趙盾從師于河曲

秦師遯自殽至此凡六交兵秦晉亟戰而楚是以伯是年秦使術來聘以好魯楚窺中國固欲聯秦為援也十六年秦與楚人巴人滅庸楚索西南而疆之秦且與楚合矣

七年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宫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書曰宋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非其罪也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八年夫人因戴

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書曰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公子鮑驟施而禮于國人襄夫人欲通之不可而助之施十六年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使公田孟諸而殺之明年春晉衛陳鄭伐宋六月諸侯會于扈取賂立文公而還

戎患在文公世八年書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此春秋治戎之嚆矢雒戎必居于雒水在王畿者戎逼處此魯

不能繼僖之業而以望塵納好為事亦可憐也自僖公末年晉文卒之前年有敗狄于箕一事為攘狄嚆矢此後狄氛轉盛文公四年狄侵齊七年狄侵魯九年狄侵齊十年狄侵宋十一年狄侵齊狄之强梁幾盡天下而有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之捷穀梁侈其佚宕左氏詳其始末叔孫至以名其子功亦大矣夫子識此益以攘狄之功與魯也自十三年書狄侵衛一條而後為赤狄白狄狄勢分矣

六年季孫行父如陳娶焉

十一年曹伯來朝十五年曹伯來朝十六年齊侵魯西鄙遂伐曹討其來朝也

十二年郕伯來朝杞伯來朝滕子來朝

五年秦入鄀將以窺楚也

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

春秋辯義卷十五